

那年那月 NANIANNAYUE

舌尖上的春节

□徐久富

一进腊月门儿，年猪没了魂儿。一锅酸菜，一盆血肠，一刀血脖，混着炖，香味儿从各家各户的门缝儿挤着赶着往外跑，顺着院脖子一直飘到大门外……

腊八儿粥，熬黄米。地都被冻裂了口子，不喝黄米粥，掉下巴。

二十三，家人围一起包饺子，白面的，养面的，还有两掺儿的；酸菜，萝卜，三鲜。薄皮大馅的饺子，草木火烧开水，饺子下大锅煮。大人捣蒜、放桌子、烫烧酒，小孩儿外屋钻着跑，嘴里嚷嚷着大人们给出的谜儿：打南边儿来了帮鹅，噼里啪啦下大河……

小年过后，赶集的赶集，上坟的上坟，淘米的淘米，满街筒子都叨咕“二十三祭灶王，二十四扫房子，二十五做豆腐，二十六炖猪肘，二十七把鸡杀，二十八把面发，二十九蒸馒头，三十晚上坐一宿，大年初一满街走”，不禁唱，唱着唱着，大年就到跟前儿了。

男主起大早去赶集，拎条麻袋，口朝下屋门口抖落，抖落糠皮子、谷壳子，上下摸个遍，生怕麻袋有洞开线，把好嚼货儿落道上。麻袋夹在胳膊窝，拽上大小子，叫上二丫头，爷儿几个，乐颠儿上路了。

一包糖球儿，两米花布，三包火柴，四柱洋蜡，一挂鞭，一堆二踢脚，几根儿麻花，几串儿糖葫芦，再打上一葡萄瓶子烧酒，纸包纸裹，装进麻袋里。爹背累了，换丫头小子抬，几个个儿一倒，到家了。娘一样儿一样儿地端在手里摩挲，摩挲够了，一样儿一样儿地放到早想好那些包包儿们该去地方，糖球儿，麻花儿，小鞭儿，二踢脚，洋蜡，装小筐儿，房梁的铁钩子上挂。孩子们一人分到一串儿糖葫芦，剩下的馋劲儿从眼睛里挤出来盘算，今年的糖球儿一人能分几颗，磕头了小洋蜡能点几个晚上，小鞭儿能有多少头，算计好一天放几个，哪天放，糖葫芦，吃完了，空瓶子也甜，舔着，想着，盼着。

蒸豆包，娘几个的事儿。

热炕上发黄米面，烩锅豆馅，放糖精，把豆馅揣进面皮儿，团弄上，盖帘端到外屋，码锅，猛火狂烧。悻悻板儿起锅，不等晾凉的黏豆包，尝一口，又黏又甜。

冻冰灯爷几个的事儿。

水桶装满凉水，搁墙头上冻，小半宿，冻好了，晶莹剔透一个冰灯。红蜡烛，白冰灯，小小儿、小闺女儿，提拎着小步跑，怕碎了，后面跟着大黄狗，出西院，入东院，小子叫，闺女嚷，狗跑前跑后，撞着腿叫唤。

片肘子，包饺子，贴对子，放桌子。炮仗一响，全屯子热闹，开了锅。



忍冬纹长方砖

□冯骏

渤海国是唐王朝统治下，势力较大，辖地较广的一个藩属国，极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中国黑龙江、吉林两省大部分，辽宁省的一小部分及俄罗斯滨海地区 and 朝鲜北部地区。在渤海存在的二百余年中，渤海社会逐步封建化，模仿唐中央政府，设官建制，地有五京、十五府、六十二州、一百三十余县，成为繁荣的“海东盛国”。

从考古调查和发掘所揭示出来的渤海遗迹、遗物来看，渤海时期建筑规模宏伟，气势磅礴，具有较高的建筑技术水平。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和研究，渤海国上京城宫城的主体建筑营建规制日渐明朗，建筑构件大量出土，历史信息极其丰富。

这次给大家介绍的忍冬纹长方砖，便是出土于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，残长23.5、宽18、厚6.5厘米，两侧饰有忍冬纹纹饰。从残存纹饰来看，原本整体纹饰应是由两组相同纹饰对称排列而成。纹饰以一条“S”形主波线延伸，两侧分支生长出忍冬叶瓣，形成一个“C”状的涡形填充于波线上下运动空间内。

“忍冬”又称“金银花”，因越冬不凋而得名，自然存在的忍冬植物与传统艺术中忍冬纹样的造型并不是完全一致。传统艺术中忍冬纹样的造型有多种形式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以一条无限延伸的“S”形波状曲线为主茎，结合侧边伸展出的“C”形回转折曲线形成涡旋状，然后再饰以枝叶、花、果实等装饰元素或与其他纹样相结合。

上京龙泉府是渤海国五京之首，系仿照唐朝都城长安形制营建，故址位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。唐代史料记载渤海“以肃慎故地为上京，曰龙泉府”。自渤海国三世王大钦茂时期起，上京城曾两度为渤海国都所在地，先后长达一百六十余年，是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和渤海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以及对外交往的中心。

从目前的资料来看，渤海的物质文化已有很高的发展水平，在本民族风格的基础上，凝结着高度发达的唐文化特色，形成了具有民族性和区域性的“海东文化”。尤其是渤海建筑和造型艺术，在唐朝建筑和造型艺术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提高，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。

(文图均由黑龙江省博物馆提供)



那年好大雪

□吴宝三



一场大雪后。

大雪终于停了，阳光格外明亮，照在雪地上晃得人睁不开眼睛。那个年代，人们还不知道保护生态环境，对北大荒“棒打獐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”十分自豪，念念不忘靠山吃山靠河吃河的古训。有人献计献策说，下大雪后野鸡到处寻找食物，常常飞进家里的柴火栏子，一头钻进雪堆里——顾头不顾腚。这正是狩猎的好时机。由此学校突发奇想，趁大雪覆盖大地，动物出来觅食之机，组织全校师生去大地里打野兔。于是乎，老师领着各班同学，手持棍棒家什，浩浩荡荡向五里外的王家窝铺进发。我此前去过那里，平日常见三三两两的野兔，无忧无虑地在大地上追逐嬉戏，今日怕是在劫难逃了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。

几百号人排着队，在红旗猎猎、歌声阵阵中行进。打野兔采取的战术是围剿，圈定范围后，团团围住，逐步收缩，就像打鱼一样，收网取兔。呜呼，一只只活蹦乱跳的野兔在棍棒下死于非命。命大的野兔从低年级小同学跨下夺路而逃，这些小同学不能亲自将其斩杀，好一阵望兔兴叹。

围剿野兔行动，在小镇子上掀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，有人津津乐道，有人持

不同政见。我和几个小同学被视为野兔的同党，成了让人取笑的天真烂漫的小傻瓜。昨夜星辰昨夜风，年逾古稀的教导主任马老先生，提起当年这档子事，连连摇头，追悔莫及。围猎无功而返，我回到家里，无心思堆雪人、打雪仗，便和几个小伙伴找来几个破旧的“喂大罗”(俄式水桶)，装上水，放在门外冻起来。

第二天把冰砣倒出来，将中间没有冻实的地方掏空，几盏冰灯制作成功了，一点也不比大人制作的逊色。冰灯放在堆起的雪人头顶上，似一顶顶晶莹剔透的王冠。每到晚上夜幕降临，同学们个个喜形于色，陶醉其中。

过年了，我在冰灯中间点燃一根粉红色的“磕头了”(小蜡烛)，顿时放射出迷人的光彩。此时，家家户户或门前或院门口冰灯闪烁，浑然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。冰灯照得那些雪人憨态可掬，一棵棵大树下堆起的积雪，蜿蜒起伏，形状各异，似天鹅展翅，似虎豹匍匐。而冰灯中间跳动的烛花，令我们想起王家窝铺的剿兔大战，想起野兔的家园和它们祈求保护的一双双红红的眼睛。

我如此怀念故乡，那是冰天雪地盛产大雪的地方。

最后的猎刀

□张华诗

白雪覆盖的幽静森林中，藏着紫貂、银狐、香鼠、犴达罕……野兽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数不清。几声枪响，惊起一群群飞鸟野鸭，两只狗子倒地，白雪被染得鲜红鲜红的。爷爷手里的猎刀上下飞舞，恰似庖丁解牛，不一会儿被肢解的狗子被驮上了马背。爷爷脸上浮现出久违的笑。

爷爷继续朝着熟悉的远方前行，穿过一片片白桦林，越过一座座高山。不知走了多远，忽然传来激烈的厮打声，爷爷急忙忙下马，悄悄隐藏在大树后，看到三个身穿黄色衣服的人，正在与两个过路人扭打在雪地上。穿黄色衣服的人明显占了上风。爷爷想起老汉的话，抽出猎刀一跃而起，刺中一个又一个穿黄色衣服的人。过路人看呆了，爷爷身手敏捷如电，三人瞬间毙命。过路人回过神来，向爷爷道谢并说出事情经过。穿黄色衣服的人抓他们当劳工，幸亏爷爷及时出手相救。三个人越说越亲近，结拜成兄弟。

两个过路人是抗联战士，和爷爷说了

“燕山雪片大如席”，这是我读小学时就能背诵下来的李白的一句诗。我常常对自己发问，如果当年诗人来到盛产大雪的北国黑龙江，面对铺天盖地的飘飘大雪，不知这位诗圣当如何感叹？或许写出流传于世的诗句，亦未可知。少小离家的我，乡愁这个词汇，像挂在心灵深处的一把钥匙，每当冬天大雪降临，便打开了孩提时代那扇记忆的大门。

20世纪50年代，松花江哈尔滨段发大水的那年隆冬，不管江南还是江北，雪大得出奇，下个不停，仿佛进入一个混沌世界。“长空雪乱飘，改尽江山旧。仰面观太虚，疑是玉龙斗，纷纷鳞甲飞，倾刻遍宇宙”，雪片飞扬洒洒无休无止，大地上没了路，焉能行马通车，乡镇村屯恍若与世隔绝。

我家所在的兰西县榆林镇，呼兰河里的大小船只尽被大雪吞没，一趟趟低矮的碱土平房，被大雪盖得严严实实，房顶积雪有两尺多厚。积雪平了窗台，堵住了屋门。

早晨起来，我要去上学，父亲只好用裁纸剪刀从屋里划开窗缝，推开窗户跳出去清雪。竹笤帚已派不上用场，只能用木板做成推雪的工具，把门口的积雪堆将起来，打开一条出门的通道。

从家里到学校不到一公里，我和左邻右舍的同学一同搭伴去上学。上学的路上，一个个背着书包的孩子，在齐腰深的大雪中跋涉，好像身背游泳圈在雪浪中奋力游泳。到了学校教室，先设法从窗子进入上课的课堂，然后用从家里带来的玉米瓢子点燃火炉，倒出鞋窠里的残雪，将湿鞋放在炉盖子上烘烤。

顶着飘飘洒洒的大雪，全校师生总动员——铲雪。铲雪工具是老师和同学自制的，采用推土机原理，既简单又实用，在锄杠或锹把头上钉上木板，几个人一起往前推，眨眼间，操场上堆起的一排排大雪堆，似大地上丰收的谷垛。我们班教室前堆起一个个雪人，不知哪个淘气鬼给门口的雪人嘴上插根树枝子，树枝上挂个洋铁盒，好似叼着一支大烟斗的马戏丑角。雪不停地下，同学们不停地推铲，雪地上那一串串脚印，眨眼填平眨眼又被盖满；一张张小脸蛋冻得通红通红，吐出的哈气在头发、眉毛上结成一层层霜花。

我是鄂伦春人，奶奶、爸爸、妈妈仍住在小兴安岭刺滨河畔。在客厅墙上挂着一把猎刀，那是爷公用过的，刀库(刀鞘)上的铁锈锈迹斑斑，在家人心目中却是无价之宝。

春天，小兴安岭披上红艳艳紫香花时，爷爷骑着雪青马，沿着刺尔滨河追捕射伤的犴，突然传来隐约的救命声，寻声找去，见一位老汉身上流着血，虚弱地倒在地上。爷爷见状，忙为老汉包好伤口。老汉告诉爷爷：一清早，几个背着枪穿黄色衣服的人将他刺伤，抢走了肉干和貂皮。爷爷听后，怒火直往上涌，胸膛都炸裂了。爷爷压了压火，一边安慰老人，一边暗暗记下背着枪穿黄色衣服的人。老汉为感谢救命之恩，从腰间掏出刀库带着美丽花纹的猎刀，送给了爷爷。

当第一场冬雪降落在刺尔滨河畔猎场的时候，爷爷忙不迭的带着心爱的猎刀、猎枪，骑着雪青马出围打猎，生怕错过狩猎的最好时机。山峦起伏，树高林密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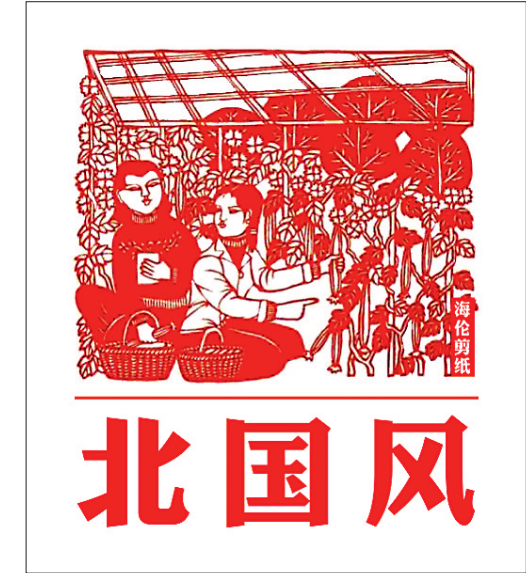
年画记忆

□墨凝

月的故事。

《桃花扇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杨家将》……都是故事年画。一张画上几个对等小画面。每个小画面下还有文字：什么明朝末年，南京有个聪明美丽的歌妓李香君；什么北汉主刘钧，听知大宋平定各镇……用老人的话说，这些画是“带讲的”，是有故事性的。在墙上的年画中，我知道了吴刚、嫦娥；孙悟空、猪八戒；青蛇、白蛇；范蠡、西施……一幅幅年画是我最早接触的启蒙读物。

最纯净的年画莫过于民俗年画，这些画简单而吉祥。记得奶奶叼着大烟袋，和几个串门来的女人围着火盆坐在炕头。头上的墙上粘贴着《仕女图》、侍女发髻高高挽起，笑盈盈侧目看着，像是在倾听她们东家长李家短的闲聊；《富贵吉祥》的画面是抱着鲤鱼的胖娃娃，鲤鱼沉甸甸凸出画面之外，胖娃娃张着嘴，似乎抱不动了。画面与生活就这样相映成趣，呼之欲出……



北国风

风俗画儿

FENG SUHUA ER

小时候的年

□王秀丽

现在过年都不知道准备啥，平时吃的和过年一样，新衣服喜欢随时就买。不用像过去那样，非得一年到头，过年了，才能吃上好吃的，穿上新衣服。

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年。我出生在呼兰县台屯乡一个偏僻的小村里，从记事起，每一年，家里都置办得隆重而热闹。虽然贫寒，却记忆深刻。一进腊月，我就天天数着手指头，盼着过年。母亲就会说，二十七杀只鸡，二十八把面发，二十九蒸馒头，三十下晚坐一宿。母亲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，为了能过上一个像样的年，不辞辛苦，每年都要养一头猪。专门留着过年时吃。没有粮食喂，母亲就夏天顶着毒日头，给猪割草，冬天喂甜菜缨子，烀小土豆、胡萝卜。猪也长得又肥又壮。一到腊月天冷了，猪肉在露天能冻上就杀年猪。猪一叫，年就要来了。我学到的第一个童谣就是：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，小孩儿小孩儿你别哭，过了腊八就杀猪。杀猪要把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都请来大吃一顿。卖掉三脚肉，卖肉钱供我们上学、办置年货。剩余一脚猪肉留着过年吃。平时做菜只能放猪油，肉是不能吃的。

我父亲是木匠，过年很多乡亲都要打新板凳、新地桌。为了给人家在大年三十之前赶制出来，常常干活干到后半夜两三点钟。别人家过年早早就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我家里却是尘土飞扬，满地全是父亲弄出来的锯沫子、刨花子。我那时就会噘着嘴说，来年能不能别做了。父亲说，为了别人家能过个欢天喜地的年，咱家脏点就脏点吧。二十九晚上收拾出来，也不耽误过年。



孩子的年。

大姑心灵手巧，自学成才。家里有个缝纫机，一进腊月，缝纫机上就擦满了厚厚一层花布。那是村里家家户户给小孩子做新衣服用的。大姑自己裁，自己做。却一分钱也不收。每家都怕自己孩子的新衣服在新年来临之前做不出来，家里的门槛都快被乡亲们踏破了，一个没走，另一个就进来了，说的都是同样的一句话：“土影啊，能不能把我家孩子的先做出来？”大姑忙得头都顾不得抬一下，缝纫机踏板在脚下紧踩着。“别着忙，都能做出来。”大姑起早贪黑，在大年三十之前，终于把那些布变成了漂亮的花衣裳。

爷爷是乡政府党委秘书，毛笔字写得特别漂亮。在春节前一周，爷爷就把大红纸买回来，裁成规规矩矩的一条条，开始写春联。我一边读着春联上的字，一边给爷爷研墨。肥猪满圈、金鸡满架、井泉大吉、大福字、小福字……我问爷爷，怎么把福字写倒了，爷爷笑着说，福到了。我举着福字满屋跑，福到了，福到了！奶奶在一旁慈爱地笑着。一个村里的乡亲们就把大红纸送到了我家，爷爷也很高兴能为各家各户写春联。爷爷偶尔也让我为春联编写新词，还真有一副对联词被爷爷用了，别提那个年我有多开心了！写完春联，爷爷买来五颜六色的纸，自己用刻刀刻各式各样的挂钱。

大年三十早上，我和弟弟贴好春联，就拉着爸爸做的冰爬犁，装上一箱箱好吃的，给太爷、太奶送一份，给姥姥、姥爷送一份，给二爷、二奶送一份。回来的时候，妈妈做的小鸡炖蘑菇、大米饭已经热腾腾的出锅啦！我和弟弟把爬犁一扔，上炕就开吃。吃过饭，换上新衣服，新袜子，奶奶就住我们新衣服兜里揣压岁钱。揣着钱和小羊鞭，我和弟弟就到大门口放鞭炮。三十晚上，妈妈给我们每人发一个苹果、一把花生、一把糖，化上一盆冻梨、冻柿子，和面剁馅，准备包三十晚上的饺子。妈妈特意把饺子包成元宝形，边包边说，金元宝报元宝，叽哩咕噜往我家跑。初一早上，妈妈、爸爸和叔叔婶子们要给太爷、太奶、爷爷、奶奶磕头拜年。中午的时候，锣鼓一响，整个村子都沸腾了，人都出来了，大秧歌扭起来了，年的氛围在这喜庆的舞动中，愈加欢快。

扫描关注
北国风